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

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

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

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

其過於文也。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

後人便忒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

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

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

欲損過以就中也。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

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

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耶。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

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

之當然。並行不悖。○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崇質耶。抑欲文質之得中耶。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

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

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

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之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

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

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去聲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

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

朱子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吳氏例云。凡稱名

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所言者。

考之不審也。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於此可見

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

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

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

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

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

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勉齋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為言也。雙峯

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如長於

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

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

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

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

道而不與預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慶源輔氏曰。夫子

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為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為證。而斷十哲為世俗之論。

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新安陳氏曰。曾子。哲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

在列。又如若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雲峯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於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入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於

聖人之言。默識心通。釋悅字無所疑問。釋非助字故夫子云然。

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

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巨若細。莫不惓然領受。而畧無毫髮之疑矣。○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

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吳氏

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間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新安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間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

丁忝丁念二反

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

反形旬

家語。蓋深

有意於謹言也。

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

縮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

以兄子妻之。

此是合公冶長篇。○子謂南容章解之。

范氏曰。言者行

去聲下同

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

去聲

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

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雙峯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

而行為裏。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

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詳見

雍也篇不遷怒。章。○慶源輔氏曰。聖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去聲。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

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
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

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

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

設言者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

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

信之乎。○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

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

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椁

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

於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為不才。○胡氏

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自言其子。故曰不才。○胡氏

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禮檀弓篇

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音。今乃不許

脫。而賻之。驂。馬曰驂。賻。助也。助喪用也。○

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扶又

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諸市

也。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與鬻。同於市。○且為所識。去聲

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上聲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

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氏說夫君子之

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慶源輔氏曰。葬

宜也。然貧不能具。則椁亦可廢。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驂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

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為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亡而不亡。

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已之喪也。○新安陳氏曰。夫

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

亡。故不謂天喪。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洪氏曰。孔

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雲

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

曰。有慟乎。

慟。哀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勉齋黃氏曰。以夫子

之聖而得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與喪予之嘆。而不自知其為慟耶。○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

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

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

財不可以為
悅。兩言最盡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為椁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

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椁。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

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雲峯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焉於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

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

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朱

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倘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

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覺軒蔡氏曰夫子以未能對焉能知

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

未知死則為躐等○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

道則知死之道

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本義曰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

謂之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

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

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

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有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

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

而分死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昧不可究詰之事也

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新安陳氏曰告之以

所當先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

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

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

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問未知生焉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

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

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

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死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

更有形像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

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知覺運動。陽之為也。氣之濁者為質。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注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別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之也。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閔者。外和

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閔氣象。○閔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閔閔。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之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已以下為宜。剛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

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之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雙峯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為。或是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

子路卒死於衛。孔悝音恢之難去聲。○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孔文子取太子蒯

贖之。姊孔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甲也。與殺從之。殺豚也。

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季子。子路也。時為孔

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

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

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廩敵子

路二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纓而死。洪氏曰。漢書引此句。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朱子曰。然者。未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

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

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為人麤。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何

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

而為之。而不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

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于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死。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

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

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

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

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如字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南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曰。改作勞民傷財。在

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

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

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也。○

雙峯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聞問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

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

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

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

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

發於聲者如此。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

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

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乎正大高明之

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

也。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宮墻之外

望。則升堂大有間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

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麤率

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裘共敝。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

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峯

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

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為苟難荀子曰：君子難故常過中。

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雙峯饒氏曰：觀

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

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

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

言。可見其規模狹隘。○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

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

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

關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

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踈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

曰：然則師愈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

然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音扶過與

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

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

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

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毋求為季氏宰。又為去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

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

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慶源

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范氏曰。

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

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新安陳氏曰。使能反

身脩德。則知吾身自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朱子曰。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

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流靡而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南軒張氏曰。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况季氏以附益之。則非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止。

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雲峯胡氏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為冉有阿附之罪明矣。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仕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人。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

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螫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而難而行。不徑不實。

可以見其為人矣。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

啓螫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

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賸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

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季羔曰。

君子不隧。隧從實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

子曰。不徑不實。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

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

宋。只守不徑不實之說。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

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

厚底人。不會見得道理。故曰愚。

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

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

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

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朱子曰。曾子

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

以竟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也深。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

平聲

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

由也嘖

嘖五旦反

嘖粗俗也

去聲

稱嘖者謂俗論也

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

御音

之使知自勵也

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

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嘖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厲而擴充也。○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嘖。此乃生質之偏如此。夫子言之。所以欲四子克其偏而歸於全也。然參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嘖者粗俗。若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粗俗。比之三子。已爭些。况質厚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確實下工。直用力到底。如弘毅。如易簣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耶。○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修。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是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

通為一章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大傳其殆庶幾乎同屢空音至空

匱也不以貧窶反郡羽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

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

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

為知道可乎○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

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

是屢而有間是類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去聲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貨殖貨財生殖也史記言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貨注云廢舉停貯也與時逐時也億意度音也言

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音洛道新安陳氏曰貨殖是

是不如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

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

貢少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程子曰貨殖

計較便是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葉氏

曰或者不偷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學稼圃夫子

猶以為小人豈有子貢○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

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

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

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

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屢中。則不中者多矣。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

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貢觀焉。邾

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

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厲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此已足進信一步。而由不學。故無身而入聖人之室也。朱子曰。善說善人矣。

朱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朱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朱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朱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朱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朱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朱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朱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朱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朱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南軒張氏曰不能入聖人之室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入聖人之室則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止為善人而已也○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

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言指論字貌指色字○程子曰論篤言之篤厚

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也仁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

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

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關耳。若毋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謂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

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謝氏曰：敢，乃果敢之敢。○鄭氏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

死生，得自為之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

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樂共音恭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

教之。君食音嗣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我，師之教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况顏

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

慶源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教。得聖道之傳。真所謂受罔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矣。非他人為師弟子之比。○雙峯饒氏曰。孔之於顏。教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為恩義兼盡。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去聲。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問孔子。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顏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

得。○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為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以死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子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等語。始相為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於死為重也。○潛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鬪。謂之相死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在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不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慶源輔氏

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慊。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

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朱子

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等乎羣臣

而混乎其

曰。然則從之者與。

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

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

去聲

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

可謂其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

子可免矣。

問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弑父與君。

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使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明之事。君是也。故孔明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朱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大惡。則由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為問。故明以弑父與君不從折之。○新安陳氏曰。弑逆非不可之大者歟。平常能不可則止者。於弑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觀由仕於出公。未為之死。求於伐顓臾。惟知為季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為死節之臣耳。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厚齋馮氏

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

虐民者幾

平聲

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

取辦於口以禦人耳。

本前焉用佞禦人以口給而言

故夫子不斥其非

而特惡其佞也。

朱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

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

○范氏曰。古者

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也。

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

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

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

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

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未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

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胄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脩已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子路會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反

皙會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汝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

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

為用也

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厲，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

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

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

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厚齋馮氏曰。子路齒

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小國也。如

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

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朱子曰。子路使民。非

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

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

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毅然

欲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

形。甸曰會。眾。頰音眺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

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

而徧。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頻曰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頻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慶源輔氏曰。端。玄端服。章甫禮冠。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音牟。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厚齋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是時。諸

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晒。故其辭謙。而子華又謙於冉有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

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

求赤而後及點也。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與子

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希間。去歇也。作起也。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

撰具也

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

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

音夾。新安陳氏

曰。單。單衣。袷。袷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

浴盥

音管

濯也。今上已袷。

音拂

除是也。

問浴

之為盥濯。袷除。朱子曰。漢志三月上已。袷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為證是也。韓愈李翱疑裸身出浴之

非禮。而改浴為沿。不察此耳。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

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

音善樹木也。

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

音扶

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

處充滿。無少欠闕。

新安陳氏曰。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復玩味。以想像曾點曾次。而於無中形容

出有

故其動靜之際。從

七容反

容如此

朱子曰。曾點都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見

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

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

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

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

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

人之事。而能知夫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子之志之說相應。

樂音其日用之常。初無舍

音上

已為

音去

人之意

胡氏曰。即其所居至

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袷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

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

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

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

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

音反

於言外

新安陳氏曰。直與至於之。

妙作一句。集註此一分之。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詁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曾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朱子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

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曾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一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意思。不見。如會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

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
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
湊合不著。這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
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
道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
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
未。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
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
有事有為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鉞樣小事也做得。
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象。固是
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
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
會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胃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
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
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
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
資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
也。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
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甚麼合殺。○曾點

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
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
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為學與為治。只是
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
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
學者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
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
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
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
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灑意思。○新安陳氏曰。曾
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
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
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
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而點超然於
見處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
以達於用。始為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

夫三之夫音扶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

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

答無貶。

悲檢反

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

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

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

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

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去聲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

身却只在此。

新安陳氏曰：此條專言三子言志平實無高遠之弊。

又曰：孔子與點

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

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

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

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

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

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爲狂者也。○潛室陳氏曰。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故見大意而聖人與之。謂其行不副。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爲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皆事爲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理。雖事爲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爲來。○問爲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間。暇平和也。曰。是。○到爲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潛室陳氏曰。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雲峯胡氏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

達為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亦則若有。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

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

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

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

嘆曰：吾與點也。

朱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又曰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朱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大不同。

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捱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為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回參不必類乎。

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異。久為技藝之學者，有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矻矻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性點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厚沈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哲，而其學則近於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哲之不及乎回，參而未免為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

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

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

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

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

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

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

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

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

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畧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翦翦於文義之間。事為之末。而曾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在語點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克

勝也。

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別無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

舍死而已。

己謂身之私欲也。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前而已。謂身之私欲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

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復反也。如行者之反歸於家也。禮者而有。故謂之私。

天理之節文也

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

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脉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為

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

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勉齋黃氏曰。心

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程子曰。

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朱子曰。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克是克去己私。已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

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己。便要復禮。但克己而不復禮。則墮於

空寂矣。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跛

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新安陳氏曰。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為仁。專言之禮也。克已復禮。則天理流行而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新安陳氏曰。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朱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知。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於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闡同意。○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仁。又言為仁由已。而人都湊得著。所以天下皆以仁稱之。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

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平聲

新安陳氏曰。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日克已。而無少間斷。機決於已。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玩味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朱子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已復禮。有幾多大工夫。須日日用工。○為仁由已。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峯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已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為仁由已。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

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問歸猶與也。謂

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

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克己復禮則

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

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謝氏曰。克己須

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

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雲峯胡氏曰。能克人欲之私。是

氣。集註克己說人欲。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

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然亦無難易。凡

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知得裏面小小

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

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

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

就偏處克治。跛倚踞傲。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

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際。謂

界限。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

也。請克己復禮之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

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朱子曰說文謂勿字

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已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也。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新安陳氏曰。非禮

者。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事如事事之事。書說命篇云。惟事行。而仁在其中矣。○史記曹參傳。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無患。○史記曹參傳。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活字。下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

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

朱子曰。顏子克己。如

峯饒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已私。只是微過。不

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也

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

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而根之意。○問克已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顏淵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及進之意。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

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聲。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要。則以視爲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爲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蔽交於

前。其中則遷。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

而遷矣。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人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已。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已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

化。遂亡其正。朱子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之。而有不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性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胡氏曰。其所當聽。而不言聽者。知之初。知者聽

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知之初。知者聽

之後。因知而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也。如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一。而無彼我之間也。非禮勿聽。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而防閑其邪妄於外也。非禮勿聽。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力。○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聽。止。有。定。乃。可。爾。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

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關要處。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去聲。吉。

凶榮辱惟其所召

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也。○陳氏曰。門之闔。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

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宜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與戎。則凶。則辱。傷易。去聲。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傷易。則支。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則誕。傷煩。則支。妄誕。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

已肆物件。五故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朱子曰。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件出悖。則來違。○言箴。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陳氏

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陳氏

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忤。內不專。故出悖而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朱子曰。士說兩般人。括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餒於造。七到

戰兢自持。慶源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

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徽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割呼麥反。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而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

論語精義卷之三

於思守之於為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已能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大用。割然中節矣。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

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

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慶源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

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為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

決於此而遂以仁為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

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

之幾將有誤認天理為人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

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

二者之間矣○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

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略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

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

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解出門使民二句恕以及物解不欲勿施二句則私意

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

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

也主敬持已行恕及物則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

以自考也

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復禮。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

○朱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

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

間也。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

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

徹。便如天下歸仁。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

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

○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

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不能敬。則無以行

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

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

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

○問。如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始得。曰。伊川云

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已。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

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

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

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

弊。只是姑息。○問。恕有是非。如何。都不得他無。曰。此只說

怨。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

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克此對。而記之也。○

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仁之體。不恕。則徇已

遺人。杞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

之時。無可著之處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

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雲峯胡氏曰。敬以

持已。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

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強拘束之敬。唯謹獨。便是守

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而中心不如此

之之法。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此。而致謹焉。便是

持守此敬之法。○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特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之要。或問出門

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

若思時也。此曲禮曰儼若思。有諸中而後見。形旬於外。觀

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新安

陳氏曰。觀其動時敬。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程此

則其靜時敬可知。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問程子只說作敬。先生

便說敬以持已。恕以及物。看來須如先生說方全。朱子

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只說作

敬。○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

際。皆此心也。○雙峯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

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

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愚

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已及人之恕矣。愚

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

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

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

子氣象。各有所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

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

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

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

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

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十一

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厚齋馮氏曰。左傳云。仲尼曰。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

式亮

魑

徒回

之弟

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刃

認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

易

去聲下同

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

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峯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

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

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朱子曰。這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

將息克養爾。○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

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

者。非強上閉之而不出也。朱子曰。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

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

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訥其言為強閉而不出。故

易視之。而以為仁道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

所以集註於此章。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

易其言可知。朱子曰。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要做

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

事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為之

難者。不謂仁之難為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之

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耶。且必若此。則

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

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程子曰。雖為去司馬牛多

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

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音

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上其病。而終無自以

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

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

異也。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理會。仁。譬之



原件短缺

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齋馮氏曰。內憂弟兄。外懼其

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反告之。以此疚。病也。言

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悉井反不疚。而自無

憂懼。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

憂懼之本。○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

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兩盡其道。

○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

無失。為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新安陳氏曰。死

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

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

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

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聲明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

而喪。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朱子曰。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慶源輔氏曰。觀喪明事。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雙峯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

是親。若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為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此意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安能及得已之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活。滯則死。凡圓底便活。方底便不動。○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然其為憂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則一耳。○雲峯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諸莊蔭反。愬蘇

反路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將廉反漬而不驟也。譖。毀人

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剥床

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剥之六四。剥床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已之冤也。

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朱子曰。譖。

是譖人。是不干已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愬是愬切已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已利害之愬。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

指可謂明而不蔽於近。指可謂遠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反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

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

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朱子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

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

照也。○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譖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

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

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蘇氏

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

○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

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箇易疑易信底人。

易疑生譖。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

也。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行言之。如

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

以自立。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信。則相守

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不若死之為安。朱子曰。安字極有味。故

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

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

此問。非據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如此答之也。愚謂以人

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

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

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朱子曰。此

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

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歛。

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什伍。

時簡教。使民有勇而不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

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

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

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

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

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

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

之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

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

○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

傾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

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

○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

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

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

緩乎。○覺軒蔡氏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

立。猶物無土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先。而兵食亦以信

為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

○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

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

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

緩乎。○覺軒蔡氏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

立。猶物無土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先。而兵食亦以信

而立。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而不可頃刻無也。○雙峯饒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歲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强之術歟。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愾苦聚反怒也。敵王所愾四字出左傳。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耳。○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

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未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崇本質。是然言出於舌。則駟

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厚齋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

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

鞢。皮去上聲。下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

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慶源輔氏曰。有質斯有文。

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

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宜反胥失之矣。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

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

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

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

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

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

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

○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貢胥失之。○雲峯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

也。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大率民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

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為國集註下。

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

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

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

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

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

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去聲。下同。為人上者所宜深念

也。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

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

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

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

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哉。○楊氏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

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

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

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揚子法言。本出孟子白圭曰章。不可改也。後

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

下困矣。雙峯饒氏曰。征歛無藝。則下困。費出無經。則上困。又惡平聲知盍徹之當

務而不為迂乎。問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

於哀公之不足耶。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

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

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未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

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鄭氏舜舉曰。民之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

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歛。則民得遂其生。而出

力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

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

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蠲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

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

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賦。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

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

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也。

朱子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

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何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此德所以日新而高，自有不容已者。○雙峯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徙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去惡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

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

甚也。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死生定分，為可

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

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

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方。雙

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

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新安陳氏曰：欲人生死，意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
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
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
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
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
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
難與並為仁。蓋務外
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
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
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

高昭子家臣
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
彝倫為先。彝倫不叙。則

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
為叙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

氏厚施於國。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
侯嬖妾。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

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
季世也。吾弗知。不知其他。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
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區。鳥侯反。釜鍾。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

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
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
四豆為區。四區為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
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

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屢賤踊貴。踊。則足者屨也。則足者多。故踊貴。民人疾痛。而或燠於位。反休虛位。反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景公又多內嬖。臂閉。而不立太子。左傳五年。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嬖之子。茶。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嬖。景公妾。茶。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閑。於憂虞。則有疾疢。亦

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茶。真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鉤。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茶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

氏弑君篡國之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

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為田氏。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茶。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茶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茶。是為

安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安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安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恒與監止一作闕止俱為左右相。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弒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驚。是為平公。田恒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

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

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

之所以卒於亂也。

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朱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

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雙峯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則父。子則子。亦可也。○雲峯胡氏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

丁亂反。

也。

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

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子路忠

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慶源輔氏曰。忠

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

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

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反形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

其養之有素也。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

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小邾大夫名。以句繹

奔魯。句繹音溝。亦地名。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去聲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左傳

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

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

也。由弗能。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

所以全其信也。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

忠信誠懇之心。以莅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

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

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

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反形。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南軒張氏曰。夫南軒張氏曰。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

事靠實做去也。○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程子曰。子張少仁。無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

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慶源輔氏曰。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况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並為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誠心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

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子張之病也。○雙峯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雲峯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

於將成之際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去聲又

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存以情言。君子存

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

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也。君子之所好在

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

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南軒張氏曰。

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

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

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

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

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

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勉齋

黃氏曰。小人成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

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

辨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慶源輔氏曰。政之所

已者正人也。已不能正。焉能正人哉。○新安陳

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胡氏

曰。魯自中葉也。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

佩。叛。不

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

之故。前所謂從。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吳氏曰。表

此本於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耻而不竊。

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耻，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

胡氏曰：季氏竊柄，盜魯國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

盍亦反其本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

事見形旬反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桓

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

子名肥，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辭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厚齋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雲峯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

加也。偃仆。

赴音也

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焉能禁止其惡乎。欲善

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

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

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一則字。○尹氏曰。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玩味。

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

而況於殺乎

西山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

者。○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

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喻。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子以清泠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

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那也。

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

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

契吉反

之。將

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

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雙峯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

自信
已。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

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

無窒礙矣。

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存乎中以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

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與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厥德脩罔覺。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然

德脩於已。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

○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

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

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

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功夫。○察人之

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

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

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

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察

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

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

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

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

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雙峯饒氏曰。質直

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

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之。又自以為是而無

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

則病矣。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巳。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

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

退。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不

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

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

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

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

○慶源輔氏曰。使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

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

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

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

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

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

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

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者

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

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

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雲峯

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去聲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

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務

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為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

為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

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為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為

為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其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驚外妄求也。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有為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克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

上聲之。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去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德日積而不自知矣。

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獲。謂後其所得。而不起計。

獲之心也。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情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事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

思便自高遠。纔為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專於治

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朱子曰。須截了外面人過惡。只去自檢

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踈。心便

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纔有心去攻。知一朝之

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

矣。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

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樊遲麤亦作獮。鄙近利。故

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雙峯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

先事。後得。鄙則各於責己。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范氏曰。先事

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

自省。悉井反。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

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

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

辨惑也。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乃其目也。○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

何也。朱子曰。子張矜夸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

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下文知也知之務。問愛人知

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

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

樊遲未達

魯氏曰。魯氏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

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耳。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

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反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

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

向一路。唯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

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

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

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

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雙峯饒氏

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

使枉者直。一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

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

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

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眾也。謂眾人

之枉者。即下文選於眾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

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哉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

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

去聲

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

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

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歎聖人之言所包者富不墮於

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極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曰選於眾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能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

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

○程子曰聖人之語

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

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

近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

化為直處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

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

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

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

必將復

扶又反

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

實也如是

雲峯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

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為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

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

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子游曰朋友則

自辱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

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

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

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

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

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不

為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勿軒

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魯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輔

仁由己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為仁而已○覺軒蔡氏曰

以文會友致知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

曰人之講學脩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

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

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所謂益友乎○東陽許

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

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雲峯胡氏

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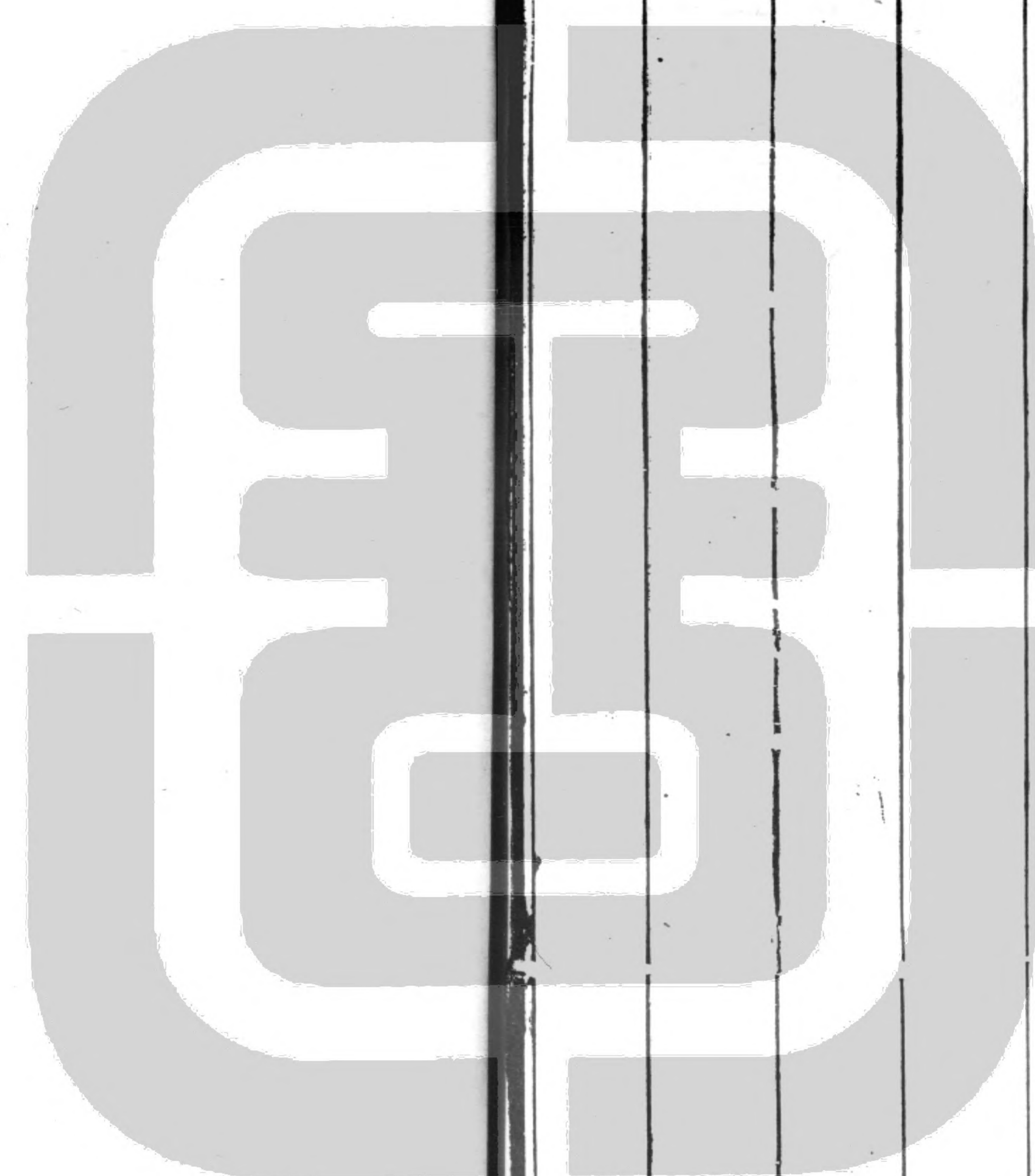
之資於友者賴其

講學輔仁之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三言集詩人卷之二

三



程

